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二年四月

北宋西南邊區高州田氏之東遷

李榮村

分佈於川、鄂、湘、黔四省交界地區之上家民族，在一九八二年，人口多達二百八十三萬。從歷史上看，在北宋時代，分佈於鄂西一帶的土家民族，雖以高州的田氏部族最為龐大，但其來源問題多為學者所忽略。近年，胡撓先生撰〈關於屬麻珍州、高州及高羅土司的考證〉一文，才對高州田氏略有論述。該文所論要點有二：甲，稱宋代高州田氏與近代鄂西土家歷史緊相關連；乙，田氏世居於施州歌羅砦地，在明清屬於高羅土司境。甲說雖觀點上，可以承認，但據乙說，遠在宋太祖朝（九六〇至九七五）田氏部族已是施州土著，則尚有商榷之餘地。

一、太祖朝田氏高州在今黔省北部大婁山區

樂史（九三〇至一〇〇七）《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二（江南西道二〇）西高州條云：¹

夜郎郡，今理夜郎縣。……唐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廓闢邊夷，置播州鎮。後因州中有降珍山，乃以鎮為珍州，取山名郡也……至皇朝乾德四年（九六六），刺史田遷上言：自給賜珍州郡名以來，連罹火災，乞改州名，因改為高州。尋以嶺南有高州，故加西字。元領縣四：夜郎、麗臯、榮

1 《太平寰宇記》，主據（聚珍叢書）。

王應麟《玉海》卷一五（地理志·太平寰宇記），謂《寰宇記》書成於太平興國年間（九七六至九八三）。此與本文下考之九八六至九九二年成書，相異。

今自樂氏於其《寰宇記·表》所題「太常博士直史館」，揆之《宋史》三〇六（本傳）所記雍熙三年（九八六）始遷著作郎直史館、繼升太常博士仍典史館檔案圖籍，以迄淳化三年（九九二）外放為知舒州而言，則他在京於九八六至九九二年間常閱抄上揭圖籍，始能完成太宗統一天下（九七九）前後之職方記事。故上揭直史館之七年間應即撰書之時，顯較前揭王氏之說為晚。

李榮村

德、樂源……。東南至播州三百里，正北微東至夷州二百里，北至溱州二百四十里，西接獠夷界。戶：唐開元戶二百六十三，風俗：其俗多雜生獠，言語或通。……以上三縣皆唐貞觀十六年開山洞，分夜郎之地以置，其縣並在州側近，或十里，或二十里，隨所畲處爲寄理，移轉，不定其所。

據上引並檢視今地圖，知田景遷在宋太祖朝（九六〇至九七五）所盤踞之地是在播（黔省遵義）、夷（黔省綏陽）、及溱（川省綦江）三州之間，即今黔省北部之大婁山區。此高地環境一旦「連罹火災」，引水不便，可符合田氏麾下並及獠夷「隨所畲處爲寄理」之記述。換言之，此三州位在高地，其生產階段是在燒畲游耕。

就雍熙三年（九八六）樂氏始直史館，旋升太常博士仍直史館，以及淳化三年（九九二）始外放爲知舒州等事而言，²其人應於九八六至九九二年之間，有在京博覽官藏圖籍以撰《寰宇記》之方便。故樂史《寰宇記》之撰成，當在宋太宗統一天下（九七九）之後，或應在直史館之際（九八六至九九二）。此據樂氏呈太宗皇帝之《寰宇記·表》的記載，亦可爲證：³

……從梁至周，郡國割據，更名易地，暮四朝三。臣今沿波討源，窮本知末，不量淺學，撰成《太平寰宇記》二百卷，併目錄二卷。自河南周於海外，至若賈耽之漏落，吉甫之闕遺，此盡收焉。萬里山河，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戶而觀萬邦圖籍，機權莫先於此。臣職居館殿，志在坤輿，輒撰此書，冀聞天聽，……。

乾隆時萬廷蘭在《寰宇記·後序》（嘉慶刊本），謂曾閱及某善本，有兵部侍郎樂史之題署。按宋代兵部掌有天下輿圖等檔案，至於樞密院則每年分季轉存兵事檔案於史館。故知樂氏於上揭直史館期間，於輿圖、兵要地理等資料之閱覽甚爲方便。據其人對史地之素養，高州理應編入《寰宇記》之內，可無疑問。

除此之外，前據《寰宇記》西高州條以推田氏高州於宋太祖朝在今黔省北部

2 參《宋史》三〇六〈樂史傳〉。

3 樂史《寰宇記·表》，見於嘉慶重刊乾隆陳蘭森（補闕本）。

大婁山區之說，另據《宋會要輯稿》與《宋史》，皆有證據可尋。

據《宋會要輯稿》方域七之一〇列有下述兩條：

一、承州，（徽宗）太觀三年（一一〇九）以任漢崇獻地建，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廢爲縣。

二、綏陽縣，大觀三年建，宣和三年割隸珍州，（太祖）開寶六年（榮村按六爲元之誤，應指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詔改溪洞珍州爲高州。先是，刺史田遷（按即田景遷）言：自賜王州，連年災沴，乞改州名，故有是命，鑄印，賜。

而知宋初田氏高州（即溪洞珍州）、北宋晚年之承州或綏陽縣，應與下載駱解族之珍州，同在今遵義以北的黔省北部地區（參附圖一、四，及今地圖）。《宋史》八九（地理志·夔州路）珍州條云：

唐貞觀中，開山洞置，唐末，沒於夷，（徽宗）大觀二年（一一〇八）大駱解上下族帥獻其地，復建爲珍州，（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承州廢，以綏陽縣來隸，縣二：樂源、綏陽，（綏陽）本羈縻夷州，大觀三年（一一〇九）酋長獻其地，建爲承州，領綏陽、都上、義泉、寧夷、洋川五縣，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廢。

又同書四九六（蠻夷傳四）高州蠻條云：

高州蠻，故夜郎也，在涪州（川省涪陵）西南。宋初，其酋田仙（田景遷）以地內附，賜名珍州，拜爲刺史。仙以郡多火災，請易今名。（徽宗）大觀二年（一一〇八），有駱解下、上族納土，復以珍州名云。

宋初田氏高州（珍州）在涪州（川省涪陵）西南。此方位與前據《太平寰宇記》推知田遷（田景遷）之高州在今黔省北部大婁山區，實爲同一位置（參附圖一、四）。此又與上揭駱解族之珍州同在黔省北部，符合《寰宇記》之所載。以上不同來源之記載，皆可互證高州在今黔北大婁山區之位置爲不誤。

至於《宋史》高州蠻條之「宋初」田氏，是否兼指太祖、太宗兩朝之問題，則須考慮田景遷是否於太宗朝（九七六至九九七）依然在世。查《宋史》二（太祖紀）乾德三年（九六五）七月條，載有珍州（高州）刺史田景遷歸附。所謂田景遷，與同書四九三（蠻夷傳一）乾德三年七月條所載之田景千，及與《寰宇記》所

李榮村

載之高州刺史田遷，實爲一人。再據同書同卷，太祖開寶元年（九六八）條下續載：

珍州刺史田景遷言：本州連歲災渙，乞改爲高州。從之。八年（九七五）
景遷卒，其子衡內都指揮使彥伊來請命，即以爲刺史。

可知田景遷之時代絕不在太宗朝（九七六至九九七）。換言之，太宗朝高州未必就在大婁山區。但若就樂史撰成《寰宇記》（九九〇年頃）仍在京直史館，有隨時檢視兵要地理檔案以修正該書之可能而言，則彼時高州似仍在黔省。

二、真宗朝田氏高州在今川、鄂兩省之間

太祖末年（九七五）田景遷歿，其子彥伊繼爲高州刺史。逮太宗至道元年（九九五），彥伊與溪州彭氏一併遣人入貢。及真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西南蠻顏氏入貢，朝廷有「詔館餼賜予如高、溪州」之例。可見十一世紀，高州田氏地位曾與溪州彭氏相埒。惟田彥伊典州之時，該州是否仍在今黔省？由於《太平寰宇記》之史料不足，不能肯定。因此，下文擬就田氏高州在真宗朝（九九八至一〇二二）之位置一事，有所論說。

真宗咸平五年（一〇〇二），朝廷以田彥伊之子承寶爲其「管內山河九溪十洞撫諭都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二咸平五年七月癸丑條云：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並諸頭目官族共百二十二人歸附。詔許入朝，賜器幣冠帶。以承寶爲管內山河九溪十洞撫諭都監。

欲知高州田氏所據「九溪十洞」之位置何在？可自下述尖木砦、永興砦、暗利砦等砦之地理位置加以討論。

(1) 尖木砦之設置

據《長編》五四咸平六年（一〇〇三）四月壬戌條載：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峽路都監侯延賞等言：高州義軍務五姓四甲頭角田承進擒生蠻六百六十餘人，……詔立功軍丁、溪洞首領，並優與遷改、給賜。初，田彥伊既輸兵甲，誓不犯邊，而溪南生蠻有背約者，謂與延賞、權知施州寇瑊等謀，遣承進率衆及發州兵擒獲之，焚其室廬，皆震懾伏

罪，乃置尖木寨於施州界，以控扼之。

《武經總要》二〇〈前集·梓夔路施州〉尖木砦條載：⁴

東北至州三百里，七日程。砦城，咸平（九九八至一〇〇三）中置。初，高州蠻人鈔略漢界，乃置砦守之，溪峒帖息。

而知《長編》所謂尖木寨當即《武經總要》之尖木砦。丁謂下令築砦的目的，主要是在防禦高州田氏蠻再次越界劫掠。

(2) 尖木砦城疑在今鄂省利川縣西南隅大木峰塘附近

前文引述尖木砦位於施州治之西南三〇〇宋代里的邊界上，則自界首續往南行約二十五或三十五宋代里，可抵於田氏高州界內。《元豐九域志》八〈夔州路施州·地里門〉云：

自界首至高州二十五里。（按王文楚云，一作三十五里⁵）

其下，王氏註施州尖木砦條云：

《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九，施州列有尖木砦，與盧本、《宋志》合，此「小大木」乃「尖木」誤，據改；錢本作「大小木夷」，亦誤。⁶

倘若不忽視錢氏版本之「夷」字，寓有尖木砦地曾為大木夷、小木夷之居地；及小、大木釋為小木、大木二地名之合稱，直行書寫，容易合字為「尖木」以節省筆劃。此正是反映該砦得名之由來。若先有尖木地名，則錢本不易刊作大小木夷，故知錢本正確，王文楚應有誤解。然清張仲忻修《湖北通志》，認為尖木砦地點

4 本文主據萬曆刊本之《武經總要》，其目次及內容均作卷二〇。在此有作卷十九者，應依據弘治刊本，或四庫本。

本文主張之《總要》書成年代，晚於王應麟《玉海》所言者。《玉海》一四一〈慶曆武經總要〉，謂《總要》書成於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參（四庫本，頁九四六至七〇九）。今據《總要·仁宗皇帝御製》序云：「命……曾公亮……（及）參知政事丁度總領書局，適成編綴。」（上指諸版本，同），及萬斯同《宋大臣年表》（開明二十五史補編）謂丁度始任參知政事於慶曆六年八月，罷任於八年四月，故知《總要》應書成於仁宗慶曆六年（一〇四六）八月與八年（一〇四八）四月之間。

梓夔路，應係梓州路及夔州路兩行政區合設一個軍區之名稱。

以下引文中之「三百里」，於（四庫本）誤作二百里。

5 此為王文楚據（浙本）而加註；參《九域志》（點校本）。

6 見同上。按王文楚所見《總要》卷一九，與（四庫本）相同卷數。

李榮村

僅有大木可言，在舊恩施縣境。⁷光緒《利川縣志》載有大木峰塘位於該縣西南，且境接咸豐、黔江兩今縣，原隸於雍正恩施縣；⁸此應即張氏所指之尖木砦地點。檢視同書（縣境全圖）、光緒《黔江縣志·疆域圖》、及本文附圖二，知大木峰塘南以界嶺與川省黔江縣大木鄉相鄰接，踞高地而俯控郁江中游域。⁹並扼有上通東北方向約二、三百里遠之施州治，及順流而下黔州治之水陸樞紐。如此目測該砦疑在今鄂省利川縣西南隅大木峰塘或其附近。

(3) 尖木砦位置及高州北界

據《武經總要》尖木砦條，知該砦位於施州治西南三〇〇宋代里。又第(2)小節云此砦疑在鄂省利川縣西南隅大木峰塘附近，其南邊則界連高州。

《總要·前集》二〇施州尖木砦條云：

東北至州三百里，七日程。

按宋一日程，一般以六〇里計算，則七日程可有四二〇宋里；當較試量三百里於附圖二第②路線上所知之終端B點為接近上節所假設之大木峰塘。¹⁰設七日程不誤，則此總里數應較原載之三〇〇宋里，多出一二〇宋里。因据此多出之路長，換算為適當長度之針線段，自圖中B點續往西南試量得末端落在大木峰塘及小沙溪之東，位南河下游岸邊，如B'點應即接近該塘，且符合《總要》所載尖木砦在施州西南之方位。故知大木峰塘及小沙溪之東郊，應是或接近宋代尖木砦之地。惟每程之里數有彈性，當時未必每日皆以六〇里計算前往該砦之路長。無論如何，以上為從寬假想路長之估計，已可推定尖木砦必在大木峰塘之東。

7 參張仲忻主編之民國《湖北通志》三六〈建置志一·關隘門二〉恩施縣尖木砦條。按恩施縣於雍正始陸續析出宣恩、咸豐、來鳳、及利川諸縣，故今恩施縣蹙小，遠距該縣（施州治）有三百里之尖木砦，絕不在今縣，而似在利川今縣。以上可並參《清史稿·地理志一四》湖北施南府，及今地圖。

8 參光緒《利川縣志》十〈武備志·營制門〉大木峰塘條，及同書十二〈山水志〉大木峰條。

9 本文附圖二及三，係取《東亞地圖集》（永順）分幅之一隅為底圖，繪製而成。按該《地圖集》為比例尺五十萬分之一的航空拍照修正圖，為抗戰中，日本飛機所拍照，戰後，經中國聯勤總部測量處整理而成。

10 按試量三百宋代里之起點為施州治（今湖北恩施）；又終點B位於該州西南方位，符合上引《總要》尖木砦條。一二〇里計程為二日程，故每程可當作六〇里；並參《宋會要》方域一〇之一六〈驛傳雜錄〉紹興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條，及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東京，一九六九），頁二〇五。

總之，宋尖木砦應在今鄂省利川縣南境郁江支流南河下游沿岸，如附圖二、三所示B'點至小沙溪附近。而該點與小沙溪一線之南或西南約廿五至三十五宋代里，應抵接高州北界，如附圖三所繪今鄂省咸豐縣北境之該州部分線段。

(4)永興砦、暗利砦等位置與高州部分地面之推定

關於永興砦。據《總要·前集》二〇〈梓夔路施州〉永興砦條載：

南控五路溪口，入天賜州界。控蠻界：五路溪口。北至州二百六十里。而知該砦在施州治南二六〇宋代里，及砦南有五路溪口之蠻界。又南行可至天賜州界。前述自施州至尖木砦乃取圖中第②路線，兩者相對方位為西南、東北。又州治與歌羅砦之間，則行走第④路線，兩地相對方位為東南、西北。據此以檢視附圖二，知第③路線為惟一可憑試量之高地山路。果爾，同上述作圖截線原理，取二六〇宋代里核算為比例針線段，在圖上第③路線測得今宣恩縣西南角的C點，此即永興砦之位置。又知當時磁偏角應為正北微偏東。

關於暗利砦（寧邊砦）。據《總要》二〇〈梓夔路施州〉寧邊砦條云：

舊名暗利。天聖（一〇二三至一〇三一）中，賜今名。北至州三百里。西至五路溪口入蠻界，約五十里南至安化州蠻界。

自暗利砦北至施州治為三百里，也就是該砦在州治正南三〇〇宋代里，即永興砦（C點）之南四十宋代里，如附圖二、三之D點。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真宗詔此砦須「謹邊備」，勿干預自相攻伐之蠻夷，不許就近援助高州云云。¹¹由此獲知暗利（寧邊砦）鄰近高州。

高州東南界、五路溪口、及天賜州、安化州之大致位置。前述永興（C點）在施州治之南二六〇宋代里，又暗利（D點）在治南三〇〇宋代里。如據《總要》所謂自州治「南至高州界三百一十五里」，及「南三百四十里至高州界」之記載而言，¹²前一組差數五五宋代里，可供自C點往南量得C'點；後一組如三〇〇與三四〇之差數，可供自附圖三之D點往西量得D'點。換言之，C'D'頗近五路溪口，得認為抵接高州界，應能順合《總要》永興砦及暗利砦等條記載。又揆之前揭尖木砦、高州北界，則知C'D'應在該州東南界。如此，圖上標示之天賜州、安化州，其大致位置亦可採信。

11 參《長編》六八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二月己亥條。

12 參《總要·前集》二〇〈梓夔路施州〉總敘。

李榮村

(5) 磨嵯洛浦高山生蠻、黔州東界、與高州整個範圍之間問題

宋代高州以東之高山上，有磨嵯洛浦生蠻。故不能將尖木砦與暗利砦之間的高山地區視為該州東邊之轄地。此因其間夾有高地之生蠻。《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七七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有載：

八月，黔州言：磨嵯洛浦蠻首領龔行滿等率族二千二百人歸順。《會要》：是族「自唐以來，未嘗歸化者。」九月，高、順州貢奉蠻人入辭。帝諭曰：各安部族，勿相侵擾。

黔州磨嵯洛浦蠻入貢；此為從未「歸化」者。明陳士元認為此蠻居於金峒，值今咸豐縣北部山區；但其神廟位於施州界內，則此蠻亦廣佈於更北方之恩施縣西南高山。¹³按金峒東南接鄰清龍潭土司地，後者應為施州南砦所管轄。由於田氏部族與高山生蠻應遵守前引真宗「勿相侵擾」之諭，且有施州砦防扼阻，故在黔州蠻區之高州東界應不及於今咸豐北部之金峒。據上兩小節所述，知真宗朝田氏高州占有今鄂省咸豐縣西北半部（參附圖三）。

倘若高州幅員僅有今鄂省咸豐縣領地之半，似難以符合前述田彥伊之子承寶管有「山河九溪十洞」之記載。又丁謂曾云：黔州田氏高州蠻族「頗有善馬，請致館」購之。¹⁴則田氏部衆養馬及馳騁之轄地，應不致如上所指如此蹙小的地面。換言之，本文疑其空間延伸至今縣西界以南之川省黔江縣地。而另自附圖三所示高州北界與今鄂省界之交點，及C'D'延長線在川省界之交點觀之，其間窒礙重重，不構成為密閉之州界圖形。因而推知該州另有部分轄地在於相鄰接之今川省方面。簡言之，今川省黔江縣應有宋代田氏高州之地。

(6) 黔州黔江縣砦防與高州之範圍

宋初，黔州原轄彭水、黔江、洪杜、洋水、信寧、及都濡等六縣，在真宗朝（九九八至一〇二二）黔州應仍轄有上揭六縣¹⁵。但《總要》記該州砦防僅有彭水三砦，及黔江廿九砦，餘縣無砦。清張九章認為廿九砦之中，不少遠在今鄂省來

13 參《方輿勝覽》六〇〈施州·事要〉磨嵯神廟條，明陳士元《楚故略》一〇〈稽建十·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金峒安撫司條，萬曆《湖廣總志》三一〈兵防三·苗徼〉，《大清一統志》二七四〈施南府·古蹟門〉廢金峒土司條，同治《咸豐縣志》一〈疆域志·沿革門〉金峒安撫司條，光緒《湖北輿圖·咸豐縣輿圖北》，及今地圖。

14 參《宋會要》蕃夷五之七五咸平六年二月條。

15 參《紀要》六九〈重慶府黔江縣〉白石砦條，《寰宇記》一二〇〈江南西道·黔州〉。

鳳、咸豐等縣境，並謂黔江（今縣境）蹙小，東西斜長一六〇里，南北相距二五〇里，決容納不下這麼多砦堡，故宋代該縣境必較遼闊於今縣。¹⁶另自上述《總要》記黔州附郭彭水縣之砦防數字遠少於黔江，意味黔江諸砦「皆置兵，以控馭蠻獠」，應兼指防禦高州蠻。¹⁷因此，自四川省方面觀察黔江廿九砦之北部諸砦於今縣境內所圍成之狀況，可與前述高州延至今縣部分之地一說相合，而有助於該州整個範圍之蠡測。

茲引列《武經總要·前集》二〇〈梓夔路·黔州〉黔江二十九砦條文於下段，並逐砦編號，說明其位置，俾與附圖三相對照，以期觀察如何圍成前揭高州在今四川省邊區應有之地面。¹⁸

- (1)白石砦：在縣東一程，併興洛、長王兩砦為一砦把托。（榮村按四庫本，作併與洛、長至兩砦把扼，砦名有誤。白石砦及興洛、長王兩故砦應在今黔江縣西北白石關，及其與勝地壩附近的山地；計程則應以老郁山起算，即當時縣治應在郁山鎮東北之老郁山。¹⁹）
- (2)馬攔砦：在縣東一程半。（按四庫作馬欄。《宋史·地理志》作門闌。光緒《黔江縣志·補攷》頁一二三，作關門。在今縣勝地壩西北山地馬攔坪，自老郁山起算。²⁰以上(1)(2)計白石、興洛、長王、馬攔四故砦集中於今縣西北隅，含有兼防高州蠻之目的。）
- (3)白水砦：在縣北四程。（四庫誤作縣西。王文楚點校《九域志》，謂浙本誤白為百。以老鷹砦山起算，大致在彭水、利川、酆都三縣交界處。²¹）

16 參光緒《黔江縣志》一〈地輿志·古蹟門〉黔江二十九砦補考。按〈補考〉為張九章之作；參同書張氏之〈重修縣志序〉。

17 參《紀要》六九〈重慶府·黔江縣〉白石砦條。

18 附圖三之底圖，同於附圖二，均主據航空拍照修正圖，即《東亞地圖集》之〈萬縣〉（永順）兩幅分圖相鄰部分，合併而簡化為底圖者。

19 並參光緒《黔江縣志》一〈地輿志·古蹟門〉黔江二十九砦條之張九章〈補考〉，同書〈疆域圖〉，同書同卷同志〈形勝門〉白石關條，及民國《彭水概況》第四頁。

20 自白石關折轉西北，繞山可至馬攔坪，須多走半程；參《縣志·疆域圖》。

21 光緒《黔江縣志》一〈地輿志·古蹟門〉黔江二十九砦條之〈補考〉，謂此砦在今治東南老鷹關，因方位不合，故不取。

22 蓬江；參《一統志》三一七〈四川酉陽州·山川門〉阿蓬水條。目測之六〇里，乃參《東亞地圖集》之〈萬縣〉分幅。

李榮村

- (4)佐水砦：在縣東二程。併合蓬、重王兩砦爲一砦把托。（四庫作把扼，誤。王文楚謂浙本誤佐爲佑。《縣志》作左水。按合蓬與阿蓬江名諧音，前者應在後者岸邊，又阿蓬水即今唐崖河，簡稱蓬江，今治南有官渡河、漁灘，又南六〇里有濯河壩。²²濯河與佐水砦名，音義可通，故知今黔江縣東南境唐崖河之西有佐水、合蓬、重王故砦。若以老郁山起算「縣東二程」，則此路線末端止於黃泥堡東邊，故知本條上揭三砦地應在官渡河、濯河壩、與黃泥堡之間。）
- (5)永安砦：在縣東三程。明道（一〇三二至一〇三三）中，重修。（《縣志》謂此砦與小村砦同在咸豐今縣；又云後入施州。但小村在縣東二程，如以下第(8)所載，則永安勢必位於縣東界外。後入施州，竟不在黔州或宋黔江縣境，因疑矛盾，故不取信。若自老郁山起算三程，應在今治東北界邊。）
- (6)安樂砦：在縣東三程。（應與永安相犄角，同在今治東北，距唐崖河岸不遠，可符合《縣志》所謂縣治東北有安樂埧之說。²³或謂該砦在彭水今縣北部周南鄉；但方位不合；故不取。²⁴應自老郁山起算，而不以老鷹砦山寄治之處起算。）
- (7)雙洪砦：在縣東四程。（《縣志》謂雙洪即昔之洪杜砦；意在唐崖河下游。以老鷹砦山起算一三〇里約一五九宋代里，可至彭水縣雙合鄉雙河場²⁵，又數里至唐崖河東岸、高山地區之西，仍屬雙合鄉，可符合上指程數。按洪、合音近，後者無鼻音，似可通也。）
- (8)小村砦：在縣東二程。（四庫作山村。誤。《縣志》謂咸豐縣禮忠里永豐樂鄉有小村；光緒《輿圖》有小村，位於大村東南、金峒之西。²⁶但自老郁山起算二程，仍不能遠及小村，因疑二程爲三程之誤，似在金峒之西。）
- (9)鹿角砦：在縣東七程。（《縣志》、《彭水概況》皆謂在今鹿角沱，即航空拍照修正圖之六角沱。²⁷唯七程疑爲二程之誤，應以老鷹砦山起算。）
- (10)社營砦：在縣東四程。（弘治本，作在營。《九域志》、《宋史》、《縣志》皆

23 參《縣志》一〈地輿志·古蹟門〉黔江二十九砦之〈補考〉。

24 並參《彭水概況》第一二二頁，及同書〈彭水縣略圖〉。

25 洪杜砦，因仁宗廢縣，於原治所改置此砦，時在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參《九域志》三六五〈夔州路·黔州〉。餘參《縣志·補考》新編頁一二三，及《彭水概況》頁五。

26 並參《縣志·補考》新編頁一二四，光緒《湖北輿圖·咸豐縣輿圖北》，及航空拍照修正圖如附圖三標示之小村位置。

27 並參《縣志·補考》，《彭水概況》頁一二二，及航空拍照修正圖。

作射營。《縣志》謂射營即李家營；當在今彭水東北境，²⁸是以老鷹砦山起算，唯方位若作東北，較近事實。)

(1)茆田砦：在縣東四程。(王文楚校《九域志》，謂浙本誤田爲芭。《縣志》作茅田，取茆、茅音同；又謂砦在今治東五〇里茅田鄉，若以老郁山起算，應在今來鳳縣境，但估測此砦絕不遠在該縣東南角之卯洞。)²⁹

(2)古水砦：在縣東五程。(《宋史》、《縣志》作右水。應以老郁山起算，該砦在今來鳳，始能符合上指程數。)

(3)蠻冢砦：在縣東五程。(弘治本，誤冢爲種。以老郁山起算，當在來鳳。)

(4)木欄砦：在縣東一程。(《九域志》、《宋史》均作木柵。《縣志》誤作木冊，且認係今宣恩縣木冊司爲砦地。³⁰按此司應作木柵，在暗利砦之東。又宣恩在施州界內，此砦如在施州暗利砦之東，必入當時施州界內，故顯然有誤，今自川省任何地點起算一程，絕不及於宣恩，因知《縣志》之說不可取。若以老郁山起算，該砦應今縣西境。)

(5)洛水砦：在縣東六程。(《九域志》、《宋史》、《縣志》均作浴水。以老郁山起算，該砦在來鳳今縣。)

(6)潛干砦：在縣東七程。(四庫誤干爲魚。《九域志》、《宋史》、《縣志》皆作潛平。以老郁山起算，在來鳳。)

(7)虎眼砦：在縣東三程。(《縣志》疑此砦在宣恩。若以老郁山起算，則在今縣東境，與上指(5)永安砦、(6)安樂砦同一地區。)

(8)木孔砦：在縣東一程。(《縣志》謂在宣恩，過遠，不取³¹。以老郁山起算，則在今縣西境。)

(9)六保砦：在縣東北三程。(四庫作六堡，與《宋史》同。《縣志》謂砦在今彭水縣保家樓。³²當以老鷹砦山起算，唯里程略大，似兼指砦堡散在保家樓東北郊。³³)

28 並參《縣志》之《補考》及《疆域圖》。

29 目測附圖三，自老郁山東至黔江今治南邊之涼水井，約二程；又東至來鳳今縣境，計四程。但絕不致遠抵於該縣東南角之卯洞。

30 參《縣志·補考》新編頁一二三至一二四。

31 參《縣志·補考》新編頁一二四。

32 參《縣志·補考》新編頁一二三。

33 《彭水概況》頁三，云今治至保家樓有七〇里，約八五，四宋代里。若自老鷹砦起算，尚差一至二程。若六保砦統有六堡，分散在保家樓近郊，則可圓釋之。

李榮村

- (20)相陽砦：在縣東三程。祥符（一〇〇八至一〇一六）中，重立。有砦主，以官軍兼土丁守把。（此砦應在合蓬江口即黔江、酉陽兩今縣界處之唐崖河岸，與難溪即今南溪之間。³⁴揆之唐崖河下游與彭水今治之相對方位，知以老鷹砦山起算，程數亦可符合上揭記載。）
- (21)土溪砦：在縣東北一程。（《彭水概況》謂在大河鄉。³⁵當自老鷹砦山寄縣治之處起算一程。）
- (22)東流砦：在縣東北兩程。（《縣志》疑在施南府，即今鄂省西南；又光緒《輿圖》於來鳳中部有東流司「舊司塘」。³⁶若來鳳為是，則應以唐崖河中游今治縣壩起算，始合程數。）
- (23)李昌砦：在縣東北兩程。（四庫作一程，誤。《縣志》謂在宣恩境；此入施州界，不取。³⁷故必以老郁山或老鷹砦起算。後者，可仿(19)六保砦例，知其程數少，大致在今彭水縣治之東北，不礙高州位置之討論。前者之起算，可參(1)白石砦例，應位於白石之東北，亦不礙本文蠡測之高州範圍。）
- (24)石柱砦：在縣東南一程。（《縣志》作石砫，若以老郁山起算，盡在附圖三之弧線附近，即郁山鎮之東郊。）
- (25)高望砦：在縣東南一程。（同以上石柱砦之處理方式。）
- (26)石門砦：在縣東南一程。（同以上兩砦之處理方式。）
- (27)萬就砦：在縣東南一程。（王文楚校《九域志》，謂底本誤就為就。《縣志》指該砦在今萬足鄉，原名萬蹙；《彭水概況》謂今彭水東南萬足鄉有萬足沱。³⁸當以老鷹砦山起算。）
- (28)小溪砦：在縣南五程。（四庫作東南。應不出今酉陽縣境。此砦不礙高州位置之推定。）
- (29)僕射砦：在縣南二程。（四庫作東南。同小溪砦之說明，皆不礙高州位置之推定。）

34 並參《宋會要》兵二九之四五光宗紹熙三年十一月四日條，及航空拍照修正圖。

35 參《彭水概況》頁一二二。

36 並參《縣志·補考》新編頁一二四，及《湖北輿圖·來鳳縣輿圖北》。

37 參《縣志·補考》新編頁一二四。按李昌砦屬黔州。若依《縣志》，則在宣恩即施州腹裏，不合，故不取。

38 並參《縣志·補考》新編頁一二三，及《彭水概況》頁一二二。

據以上廿九砦之說明，並與附圖三對照，知四川省黔江縣中北部為相關諸砦如(1)(2)(4)(5)(6)(10)(14)等點所環繞，可看出高州西南半部之輪廓。另一大半部則在今咸豐縣，已見前文所述。此二部分可以合為該州之大致輪廓。

總結以上第(1)至(6)小節之考訂，可知在真宗朝的田氏高州北接施州尖木砦地，並知該砦位於施州治西南三百里。而尖木砦應在今鄂省利川縣南境郁江支流南河下游沿岸，如附圖二、三之B'點與小沙溪一帶。因知高州值今鄂省咸豐縣西北半部及川省今黔江縣中北部，如附圖三所示兩省交界的部分地區。

三、評介胡撓先生關於田氏高州位於高羅里之說

胡撓先生〈關於羈縻珍州、高州及高羅土司的考證〉一文³⁹認為宋田氏高州原稱珍州，在歌羅砦地，元明清之高羅土司境內，值今鄂省宣恩縣高羅里；又謂該里為田景遷及其後裔世居之處，絕非今黔省遵義地區之另一個宋代珍州。胡文雖然與本文研究之目的相關，然以結論有異，故特評介於下，以供學界斟酌。

先是，胡氏引《宋史》四九六〈蠻夷傳四〉高州蠻條之記載，云：

《宋史·蠻夷四》有這樣一段記載：「高州蠻故夜郎也，在涪州西南，宋初，其酋田景遷以地內附，賜名珍州，拜為刺史，景遷以郡多火災，請更今名。」

「宋初」高州田氏蠻居於涪州（治今川省涪陵）西南，今黔省北部遵義地區。此區與同書同〈傳〉記載田氏活動於施州（治鄂省恩施）附近，相距甚遠，不能同時採信高州既在涪州西南，又接近施州之位置。最後，胡氏則以高州在施州腹裡之今高羅里為結語。此因高州田氏自宋初即世居於該地，有下引諸項證據可言。同書同〈傳〉記載：

施州蠻者，夔州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富、順、高、溪四州相錯。（榮村按此條擬在下文列為胡氏第二項理由之論據）……初，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

39 參一九八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一期胡撓一文。

皆隸焉，謂之誓下州。（按此條列在下文第三項理由中）……初，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豪子弟捍禦，……天禧元年（一〇一七），溪州蠻寇擾，……刺史彭儒猛亡入山林，執其子仕漢等赴闕。詔高州蠻，捕儒猛來獻者厚加賞典。……大中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寨援之。（以上年代可考之三條記載，合為第一項）

以上胡氏之論據及其推理，可歸納為三項，另自全文勾勒出第四項，茲依序商榷於下。

（1）商榷胡撓先生之第一項論據及推理：

其論據為《宋史》所載之三條史料。第一條據《宋史》卷四九三〈蠻夷傳一〉所載⁴⁰：「初，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子弟捍禦。」⁴¹而推論為：「召集施、黔、高、溪蠻子弟去峽江阻擊叛軍，高州一定與峽江相近，不會到千里以外的遵義去調兵的。」

第二條是《宋史》同卷同〈傳〉續載天禧元年（一〇一七）頃真宗詔高州蠻就近追捕為亂之溪州彭氏，⁴²他推論為：「令高州蠻捕溪州彭儒猛，高州一定與溪州相鄰。」

第三條，見於前揭同書同〈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條。他據此而推論：「五團蠻謀劫高州，欲令施州暗利寨援之，也證明施州與高州相接。」按此條推論真宗朝高州與施州暗利砦相鄰接。所謂「也證明施州與高州相接」，如指

40 按胡撓引据史料，常不加卷頁，亦不說明繫年時間。今查《宋史》此句在真宗咸平六年（一〇〇三）四月條下；又《長編》五四咸平六年四月壬戌條，同。

41 議者，應指商議益州軍亂一事之廷議大臣。其下令召集蠻兵之時間，同在真宗咸平三年（一〇〇〇）；可依序參閱《宋史》四九三〈蠻夷傳一〉，馮琦《宋史紀事本末》一六〈蜀盜之平〉，《宋史》六〈真宗紀〉咸平三年正月甲午條下，及《宋大詔令集》二一八〈平王均川峽路德音〉。

42 真宗下詔高州蠻（知順州田彥晏等人）往捕溪州刺史彭儒猛，是在天禧二年（一〇一八）五月六日；並參《宋史》四九三〈蠻夷傳一〉，及《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八〇。至於《宋大詔令集》二一七（中華書局排印本，第八二九頁），則繫年於「天禧三年五月丁卯」；此「三」應係「二」之誤。

按溪州治今湘省永順縣；並參松田壽男及森鹿三二氏合編：《アジア歴史地圖》（東京，一九六六），頁七〇。及李榮村：〈溪州彭氏蠻部的興起及其轄地範圍〉（台北市，一九八五，頁七八八、七九九）。

丁謂於（真宗朝⁴³）「置尖木寨于施州界」以控扼高州田氏蠻一事，亦得以證明高州鄰接施州於該砦界外，而非高州在施州界內的今宣恩縣高羅里（參本文第二節(1)(2)(4)小節，及附圖二）。

總之，上揭第一項胡氏引據之三條《宋史》，並及補引之《長編》，皆可支持他所謂高施兩州相接界於施州之暗利砦、尖木砦之外。亦即真宗朝鄰近施州（治今鄂省恩施）之高州，位於施州界外，而非界內，且遠離今黔省北部遵義地區，符合本文第二節之說。雖然，胡氏於此項推論，僅有小缺點在於界內界外之別，但其論據皆指真宗朝而非宋初太祖朝，不適用於推論宋初高州之位置。又前述《宋史》高州蠻條之宋初高州，已確認在今黔省，如胡氏所謂之遵義地區，斷然與上述真宗朝該州位置為不同之二地。既有此二地之異，則胡氏全文結語認定高州田氏於宋代皆世居於今鄂省宣恩縣高羅里一地之說，殊難成立。

(2)商榷胡撓先生之第二項論據及推理：

本節第二段已引《宋史·蠻夷傳》所載：「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順、富、高、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⁴⁴胡氏據此而推論為：「施州與富、順、高、溪相錯，如田景遷的高州在遵義的話，中隔黔州、思州，高州與施州是不能相錯的。」按本文前云宋初高州在今黔省，距溪州（湘省永順）甚遠，與「高、溪相錯」之情況不同。查宋代設置夔路，始於真宗咸平四年（一〇〇一）；自該年分川、峽二路為益、利、梓、夔四路以迄宋代滅亡。⁴⁵故

43 請閱《長編》五四咸平六年（一〇〇三）四月壬戌條，可知真宗朝丁謂在施州西南界上設置尖木砦，主要是防禦界外之高州蠻田彥伊部衆，而非生蠻。按胡氏引此條，不記卷數，又無繫年月。

44 參《宋史》四九六（蠻夷傳四）。按胡氏引文，不載此書卷數。順、富、高、溪（指上溪州）四州蠻相錯之狀；請參本文附圖五。按此圖摘自《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北宋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合圖。該地圖集頁二十有北宋「秦鳳路」，此路始置於神宗元豐八年（一〇八五）；並參《九域志》三（秦鳳路），及楊子六《中國歷代地方行政區劃》（臺北，一九五七），頁二二三。又同書第六冊（夔州路）等路合圖有承州，此州始置於徽宗大觀三年（一一〇九），旋廢於宣和三年（一一二一）；並參《宋史》八九（地理志·夔州路）珍州條，及《宋會要輯稿》方域七之十承州條。綜上，知四州蠻界之相交錯，似在一〇八五至一一二一年間。

45 並參《宋史》六（真宗本紀）咸平四年三月辛巳條，《宋會要輯稿》方域七之一（州縣陞降廢置）成都府路條，《玉海》十八（地理志）至道十五路條下附載之語，及《宋史》八九（地理志）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及夔州路。

川之四個政區益、利、梓、夔四路中之益路，後升為成都府路，其政區大致不變；並參上揭《宋史·地理志》，及程光裕（一九八〇：六〇、六二）。

李榮村

知四州蠻與施州相鄰接之年代在於真宗朝，或晚於此朝之北宋中、晚期。顯然，上揭論據不適用於宋初高州位置之推想。因知胡氏意指宋初太祖朝田氏高州與施州相接，等於無根之談，不足以搖憾前述《宋史》高州蠻條之真確性。

(3)商榷胡撓先生之第三項論據及推理：

本節第二段有引《宋史·蠻夷傳一》所載：(其)初，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等二十蠻州之句。胡氏據以推論為：溪州彭氏二十州，在北江範圍內，即西州範圍內，不會伸延在貴州的遵義去。按西州應作酉江，或西溪，或酉水；此水流域甚廣，上源在今鄂省宣恩縣，下游經來鳳、湘省龍山、永順等縣，而注入沅江。今查北江地區包括酉水、洞河等流域，故西域不可代表北江範圍；復知「其初」彭氏二十蠻州在西域之西應有分佈。⁴⁶那麼，胡氏似以西域範圍取代北江範圍，其前提假設似有誤識。

《武經總要·前集》二一〈荆湖北路·北江州三十六〉費州條載：

(仁宗)慶曆中(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八)，改為天賜州，東至蔣州六百里。

北江區內之費州，仁宗改名為天賜州，在獎(蔣)州(治湘省晃縣)之西約六〇〇里；而治於巴江(涪陵水，今稱烏江)岸邊、黔省石阡縣西北⁴⁷。費州(天賜州)⁴⁸之北，鄰接狹州。宋初彭君庸曾掌狹州，降至仁宗朝改為寵賜州。⁴⁹《總要·前集》費州條之前，有北江徒州(即狹州)條載：⁵⁰

46 並參松田壽男、森鹿三合編：《アジア歴史地圖》(東京，一九六六)，頁七〇至七一，李榮村(一九七八附圖)有北江與南江之分割延長線，李榮村(一九八五：七九七至八〇〇)。

47 參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黔中牂牁諸道〉，頁一二九一，及一三三四頁後附圖。按頁一二九一有引宋初《太平寰宇記》為說費州位置，故可信宋初該州治今黔省石阡縣西北之烏江岸邊。

48 近施州界，另有一天賜州；並參《武經總要·前集》二〇〈梓夔路·施州〉永興砦條，及本文附圖二。但它位於獎州之北決非烏江岸之費州。

49 五代溪州銅柱(九四〇年立)原刻蠻酋題名下方，增刻有「知狹州軍州事彭君庸。」；參民國《永順縣志》三三〈藝文志·金石門上·復溪州銅柱記〉。此增刻部分，錢大昕認係宋代人攬入者；參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十五〈溪州銅柱記〉。按上揭增刻之題名，理應入宋，看來彭氏猶承五代盛世餘威，而遠及於狹州。

50 狹，《總要》明刻十一行本之正德刊本為「撓」，餘作「徒」，又四庫本(文淵閣藏)作「狹州」，卷數記為二〇(商務編頁七二六之五六七)。以上狹、撓、狹，皆同指狹州。

(仁宗)慶曆中，改爲龍賜州。⁵¹

《宋史·蠻夷一》則作寵賜州。此州治於思州（黔省婺川）西二八〇里暗山接鄰之夷州寧夷縣，即附圖四今黔省德江縣西之宋寧夷縣。費州（天賜州）繪在南、北江地區交界西段延長線上^{同46}，北與狹州（龍賜州）同在北江。此二州之西北鄰接今黔省遵義、綏陽、桐梓、正安等縣之大婁山區，區內有唐珍州（黔省桐梓、正安）之地，又《總要》費州條下，記濠州亦是北江一蠻州。⁵²而唐珍州正在濠州與上指費、狹州之間，當同在北江範圍。而胡氏云北江範圍「不會伸延在貴州的遵義（地區）去」，欲以此理否定高州曾在遵義附近，實爲大誤。

(4)商榷胡撓先生之第四項論據及推理：

胡氏云：「即或貴州遵義有個高州，也不可能同時有兩個『田景遷內附納土』。同時《宋史·地理志》中，也未發現夔州路的珍州改爲高州的記載（請閱本文第一節一七五頁上方引的《宋會要》）。」

按「即或貴州遵義有高州」一句，起於胡氏不採信前揭《宋史·蠻夷四》高州蠻條記載宋初高州應在遵義附近之事，但他爲示公允，暫時認爲此句假設值得考慮，而設黔省遵義地區有個高州，第二個假設，則是胡氏主張宋羈縻珍州（高州）始終在今鄂省宣恩縣高羅里，此自其全文得知。至於上揭田景遷內附納土之論據，則見於其另一節文中所說：「宋代祝穆《方輿勝覽》亦記載：田景遷內附，納土，以酉江以北爲界，自是酉江以北，夜郎縣故地盡入施州。」云云

檢視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六〇施州（事要·形勝·夜郎故地）歌羅寨條之原文如下：

歌羅寨，本夜□縣□□，唐置珍州。（太祖）乾德四年（九六六），蠻酋珍州刺史田景遷內附，納土，以酉江爲界。自是，酉江以北所謂夜郎縣□□盡入施州。

51 寵賜州，王文楚點校《元豐九域志》一〇（羈縻州·荆湖路·北江）狹州條（點校本第四八六及五二六頁）註引上揭《總要》狹州條云：「（仁宗）慶曆中，改爲賜州。」此當是寵賜之簡稱，而非費州（天賜）。

52 參《總要·前集》二一（荆湖北路·北江州三十六）濠州條；此爲明刻十一行本。四庫卷數爲二〇，且更誤作「奉」州。又《總要·前集》二〇（羈縻州·黔內）濠州條之州治，即《宋史》八九（地理志·夔州路）南平軍條下的濠溪砦。按以上之路區有所更動，但濠州位置則不變。

李榮村

又此條下（四六）條云：

夜郎郡蠻貊之邦，……。

可見祝氏認為宋施州歌羅寨地在唐珍州（又名夜郎郡）夜郎縣，按唐宋施州（鄂省恩施），又名清化或稱清江郡，其下無夜郎轄縣，與夜郎郡並無關係。⁵³而唐代及宋初之珍州，又名夜郎郡，治夜郎縣，在清遵義府，值今黔省境，備載於當時志書，確可採信。⁵⁴因知祝氏以夜郎郡（唐代及宋初之珍州）張冠李戴於施州（清江郡）歌羅砦。

自祝氏《方輿勝覽》一書之引用文集目錄，見有〈黃魯直巫山縣〉、〈黃魯直次清江簿韻施州〉、〈李白自序珍州〉、及〈黃魯直竹枝歌黔川〉等⁵⁵，而知祝氏頗受北宋晚年黃庭堅（一〇四五至一一〇五，字魯直，號山谷）自述夜宿歌羅，夢遇李白前往夜郎（珍州）之語所影響。茲引黃氏〈竹枝詞·跋〉如下：⁵⁶

予既作竹枝詞，夜宿歌羅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仔細憶集中無有？請三誦，乃得之。

黃氏竹枝詞題為〈歌羅驛〉，作於一〇九五年四月。⁵⁷其詞有（黔州黔江縣）「四十八渡」，係草擬於黃氏自施州往黔州之途中。⁵⁸又李白接詔「長流夜

53 並參《舊唐書》四〇〈地理志·江南西道·黔州下都督府〉施州條、珍州條，《新唐書》四一〈地理志·江南西道·黔州下都督府〉施州條、及濠州條下附載之珍州夜郎郡沿革，以及《宋史》八九〈地理志·夔州路〉施州條、珍州條。

54 並參上一註引據之資料，以及杜佑《通典》一八三〈州郡·古荊州〉夜郎郡（珍州）條（商務九七六頁），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三〇〈江南道·黔州觀察使〉珍州條，《太平寰宇記》一二二〈江南西道〉西高州條，《大清一統志》四〇三〈貴州·遵義府·建置沿革門〉桐梓縣條。

55 參《方輿勝覽·引用文集目錄》，（四庫本，商務編頁四七一、五七三、五七四）。

56 黃庭堅，北宋晚年名儒；參《宋史》四四四〈黃庭堅傳〉。

57 並參《山谷先生詩集》十二〈竹枝詞·跋〉、同書〈目錄〉十二紹聖二年，《程史》一〈李白竹枝詞〉，及《重刻山谷先生年譜》一一紹聖二年〈竹枝詞二首并跋〉。

58 四十八渡，一作四十九渡；參《山谷先生詩集·竹枝詞二首并跋》頁一下雙行夾注，或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卷四第一三〇二、一三〇三頁。四十八渡水，在今四川省黔江縣治西二〇里；並參光緒《黔江縣志》卷首〈疆域圖〉，同書卷一〈地輿志·山川門〉四十八渡水條。此為〈竹枝詞〉有提及者。黃氏草擬〈竹枝詞〉之前一個月，至巫山；參黃庭堅《黔南道中行記》（《古今遊記叢鈔》第六冊二九卷，殘頁一）。而後經建始縣至施州，又西南經歌羅驛（今恩施西南約百里）至黔江縣，又西經該縣四十九渡至黔州（今四川省彭水縣）；參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黔中牂牁諸道〉，頁一三〇〇。

郎」之夜郎爲珍州之郡稱，治今黔省桐梓縣，絕不在施州附近，與鄂省無關。⁵⁹ 肅宗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李氏於流放途中，到達巫山，遇大赦，隨即順江流而東下江陵，寫出〈早發白帝城〉之名詩。⁶⁰ 故李白並未到達夜郎（珍州），甚至三峽之南的歌羅亦未一遊。而黃庭堅亦未嘗有歌羅在夜郎之說。但前揭《勝覽》施州歌羅寨條，誤將夜郎及唐珍州張冠李戴於施州歌羅，祝氏似受上述黃庭堅夢李白之故事所影響，卻不審邊疆地理，以致誤識。後世不僅附會歌羅即夜郎故地，進一步認爲施州太白祠、問月亭都是李白至夜郎貶所之證。⁶¹ 總之，祝氏以爲歌羅（高羅）即宋初田景遷之珍州（夜郎），當是地名誤代。而胡撓持此《方輿勝覽》施州歌羅寨條之錯誤資料，竟以爲宋初珍州（夜郎）刺史田景遷盤踞在該條記載之歌羅砦地（值今鄂省宣恩縣高羅里），而不位於今黔省北部遵義地區。⁶² 更是「張冠李戴」，完全錯誤，當不能採信。

59 並參《新唐書》二〇二〈李白傳〉，《李白研究》頁四七，及《舊唐書》四〇〈地理志·江南西道·黔州下都督府〉施州條、珍州條。

60 黃錫珪《李太白年譜》云：「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流放途中到達巫山時遇赦，隨即順流而下，……。」《李白叢考》頁一七六。因知李白沒有抵達珍州夜郎郡貶所。

王運熙《李白研究》頁四九云：「（李白）于乾元二年春行抵巫山之陽。正在這時朝廷因關中大旱，宣布大赦，李白亦被赦免。……當他從夔州白帝城掉頭東向，雇舟還歸的輕舟已過萬重山，〈早發白帝〉。」按題目另作〈下江陵〉，啼不盡一作「啼不住」。

61 先參蘇於洛《李太白流夜郎說》；見於同治《恩施縣志》一〇〈藝文志·文〉，頁四三，（成文新編頁七八二）。至於太白祠、問月亭，請參鄒維璉《重建問月亭記》，同上揭書名卷數，頁六，（成文頁七〇七）。再參李宗汾《問月亭辨》，蘇於洛《李太白流夜郎說》；分別見於同治《恩施縣志》一〇〈藝文志·文〉，（成文編頁七七〇、及七八一、又七八二）。

62 歌羅，即高羅，「語音之轉耳」，今宣恩縣有高羅里，有歌羅砦；參民國《湖北通志》三六〈建置志·關隘門〉恩施縣歌羅砦條，又高羅里治之南有歌羅砦，在玉柱峰高地上；並參同治《宣恩縣志》三〈疆域志·古蹟門〉高羅里歌羅砦條，及同書同卷同志〈勝境門〉玉柱峰條。

胡撓（一九八三：四〇）持《方輿勝覽》歌羅砦條，而云宋初高州田氏世居於此，即元明清高羅土司地，今宣恩縣高羅里。則田氏治該砦，砦名同於土司名，參上引《通志》。至於該土司，元稱高羅砦長官司，明清則省略砦字；並參《楚故略》十〈稽建十·直隸衛司·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忠建宣撫司條，及《讀史方輿紀要》八二〈湖廣·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忠建宣撫司高羅安撫司條。

四、結語

總結前述宋高州田氏東遷史之重建過程，有下述三項要言：

- (1)第一節根據《太平寰宇記》、《宋史》、及《宋會要輯稿》，推知太祖朝（九六〇至九七五）田氏高州確在今黔省北部大婁山區。自該州刺史田景遷卒世（九七五），以迄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高州田氏仍應盤據在黔省北部。
- (2)第二節根據《武經總要》、《續資治通鑑長編》等資料，推知真宗朝（九九八至一〇二二）及一〇四八年以前之仁宗朝（一〇二三至一〇六三），田氏高州確在今川、鄂兩省界區（參附圖一、三），而位於宋初該州之東方。
- (3)第三節發現胡氏以「並時法」處理資料，僅採信有利於他所主張的高州在施州附近之文獻，以致主張：有宋一代高州田氏世居於今鄂省宣恩縣高羅里。胡氏主要論據為《方輿勝覽》。然該書對施州歌羅砦條之記載既誤，則其所謂「世居」高羅（歌羅）之說，當亦有誤。若其說尚有可取之處，則田氏在該砦必晚於真宗、仁宗朝，如附圖五的高州位置應係北宋晚年之形勢，在真宗朝高州之東。（請並參附圖四）

根據以上三項所述太祖、真宗、及晚於仁宗朝計有三個相異位置之田氏高州，依次自西往東遷移：先是高州在今黔省，而後位於今川、鄂兩省界區，最後應在胡撓主張之鄂省宣恩縣高羅里一帶。如此，北宋高州田氏部衆曾自今黔省往東，途經川省，而至鄂省境內之遷移路徑，殆可採信。

（本文於八十年十一月十四日通過刊登）

〔謝啟〕

本文寫作過程中，先後承日本日比野教授、谷川道雄教授、竺沙雅章教授、本所王叔岷教授等諸位先生及兩位審查先生提供資料或修改意見，獲益良多；復承本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匡正，衷心至感。謹此一併申謝。

參考書目

- 《舊唐書》、《新唐書》、《宋史》，以上主據（百衲本）。
- 《十道志》，梁載言（唐），《漢唐地理書鈔》。
- 《十駕齋養新錄》，錢大昕（清），商務（國學基本叢書）。
- 《大清一統志》，和珅（清）等人奉敕編，上海（寶善齋石印本）。
- 《小學紺珠》，王應麟（元），（四庫本）。
- 《山谷先生詩集》，黃庭堅（北宋）。南昌勸業道署（重印本），一九一〇。
- 《太平寰宇記》，樂史（北宋）。本文主據（聚珍叢書），旁參（王鳴盛鈔本）、（四庫本）及文海出版社影印（嘉慶補闕本）。
- 《元和郡縣圖志》，李吉甫（唐），（岱南閣叢書）。
- 《元豐九域志》，王存（北宋），王文楚、魏嵩山（點校本）華世出版社影印。
- 《中國古尺集說》，藪田嘉一郎（日本），京都文功社，一九六九。
- 《中國歷代地方行政區劃》，楊予六（民國），台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一九五七。
- 《中國歷史地圖》，上冊，程光裕、徐聖謨（民國），中國文化大學，台北市，一九八〇。
- 《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譚其驥（民國）等人編，上海市中華地圖學社，一九七五。
- 《方輿勝覽》，祝穆（南宋），（四庫本）。
- 《玉海》，王應麟（元），（四庫本）。
- 《古今圖書集成》，陳夢雷（清），鼎文書局。
- 《永順縣志》，張孔修（民國），長沙吟章紙局排印本，一九三〇。
- 《李白研究》，王運熙（民國），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二。
- 《宋大詔令集》，宋敏求（北宋），北京中華書局鑄版，一九六二。
- 《宋史紀事本末》，陳邦瞻（明），商務（國學基本叢書）。
- 《宋會要輯稿》，徐松（清）輯，北平圖書館影印本，一九三六。

李榮村

- 《利川縣志》，黃世崇（清），光緒重修本。
- 《武經總要》，曾公亮、丁度（北宋）奉敕編。本文主據明刊十一行本（萬曆刊本），參酌（四庫本）等本。
- 《東亞地圖集》，國防部聯勤總部測量處（民國），台北市，一九五二。
- 《咸豐縣志》，張光杰（清）等，同治刊本。
- 《宣恩縣志》，張金圻（清）等，同治刊本。
- 《桐梓縣志》，張海龍（清）等，同治刊本。又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重刊排印（成文出版社影印本）亦參考。
- 《恩施縣志》，羅凌漢（清）等，同治刊本。
- 《詳柯客談》，曾濂（清），光緒原刊本。
- 《唐代交通圖考》，嚴耕望（民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八三，台北市，一九八五。按此書第四卷出版於一九八六。
- 《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青山定雄（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九年版。
- 《通典》，杜佑（唐），商務（十通本）。
- 航空拍照修正圖，指上揭《東亞地圖集》。
- 《桯史》，岳珂（南宋），（四部叢刊續編）。
- 《清史稿》，趙爾巽（民國），（鑄版）。
- 《彭水概況》，彭水縣政府（民國），四川彭水縣，一九四〇。
- 《湖北通志》，張仲忻（民國）等，按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呂調元作（序），十年（一九二一）刊行。
- 《湖北輿圖》，湖北善後局（清），光緒原刊本。
- 《湖廣總志》，徐學謨（明）等，萬曆原刊本。
- 《楚故略》，陳士元（明），萬曆原刊本。
- 《黔江縣志》，張九章（清）等，學生書局據光緒刊本影印。
- 《黔南道中行記》，黃庭堅（北宋），《古今遊記叢鈔》。
- 《樂全集》，張方平（宋），（四庫珍本初集）。
- 《龍山縣志》，劉沛（清），光緒刊本。

《輿地紀勝》，王象之（元），文海出版社影印，咸豐五年粵雅堂刊本，台北市。

《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燉（南宋），世界書局（補輯本）。

《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清），新興書局（國學基本叢書），一九五六。

《アジア歴史地圖》，松田壽男、森鹿三（日本），東京平凡社，一九六六。

李榮村：〈宋代湖北路兩江地區的蠻亂〉，《邊政研究所年報》第九期，台北市政
治大學，一九七八。

李榮村：〈溪州彭氏蠻部的興起及其轄地範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五六本四分，一九八五。

吳廷燮：〈北宋經撫年表〉，開明《二十五史補編》。

胡 撓：〈關於羈縻珍州、高州及高羅土司的考證〉，一九八三年《中央民族學院
學報》第一期。

章冠英：〈兩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變動中的廩君蠻〉，一九五七年《歷史研究》第
二期。

黃錫珪：〈李太白年譜〉，郁賢皓編著《李白叢考》，陝西西安市，一九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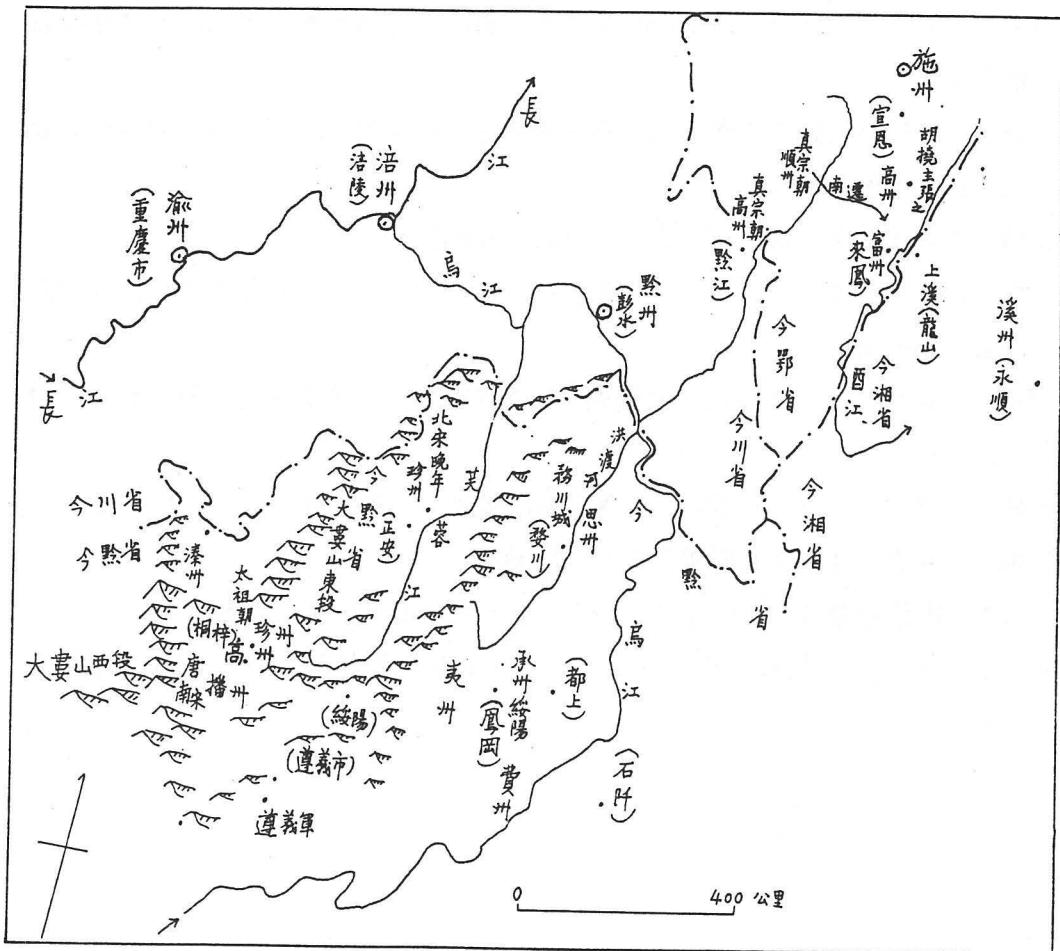
萬斯同：〈宋大臣年表〉，開明《二十五史補編》。

譚其驤：〈宋代分路考〉，《禹貢》四卷一期，北平市，一九三五。

人口統計司編：〈一九八二年各民族人口〉，刊於《民族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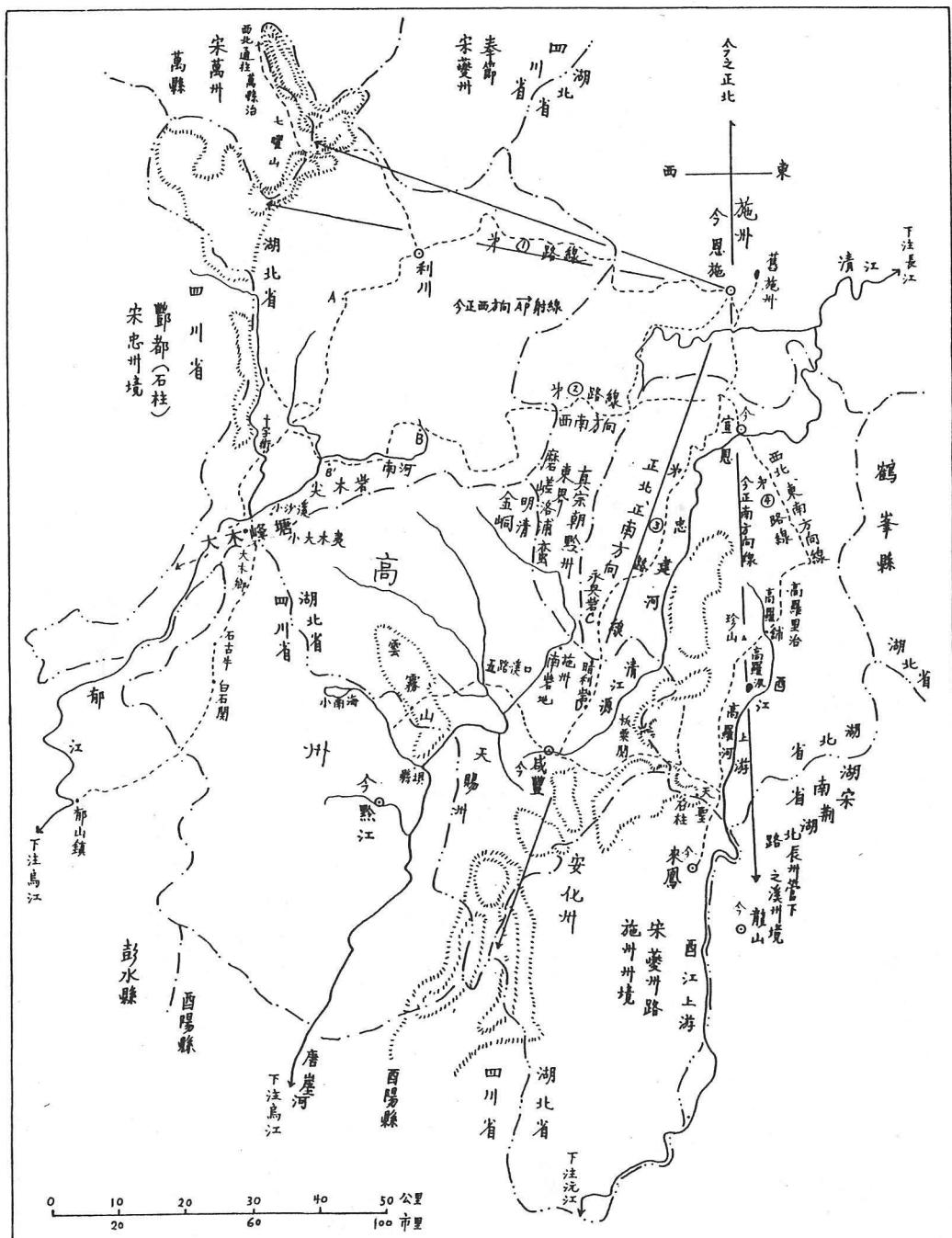
李榮村

附圖一 三個高州之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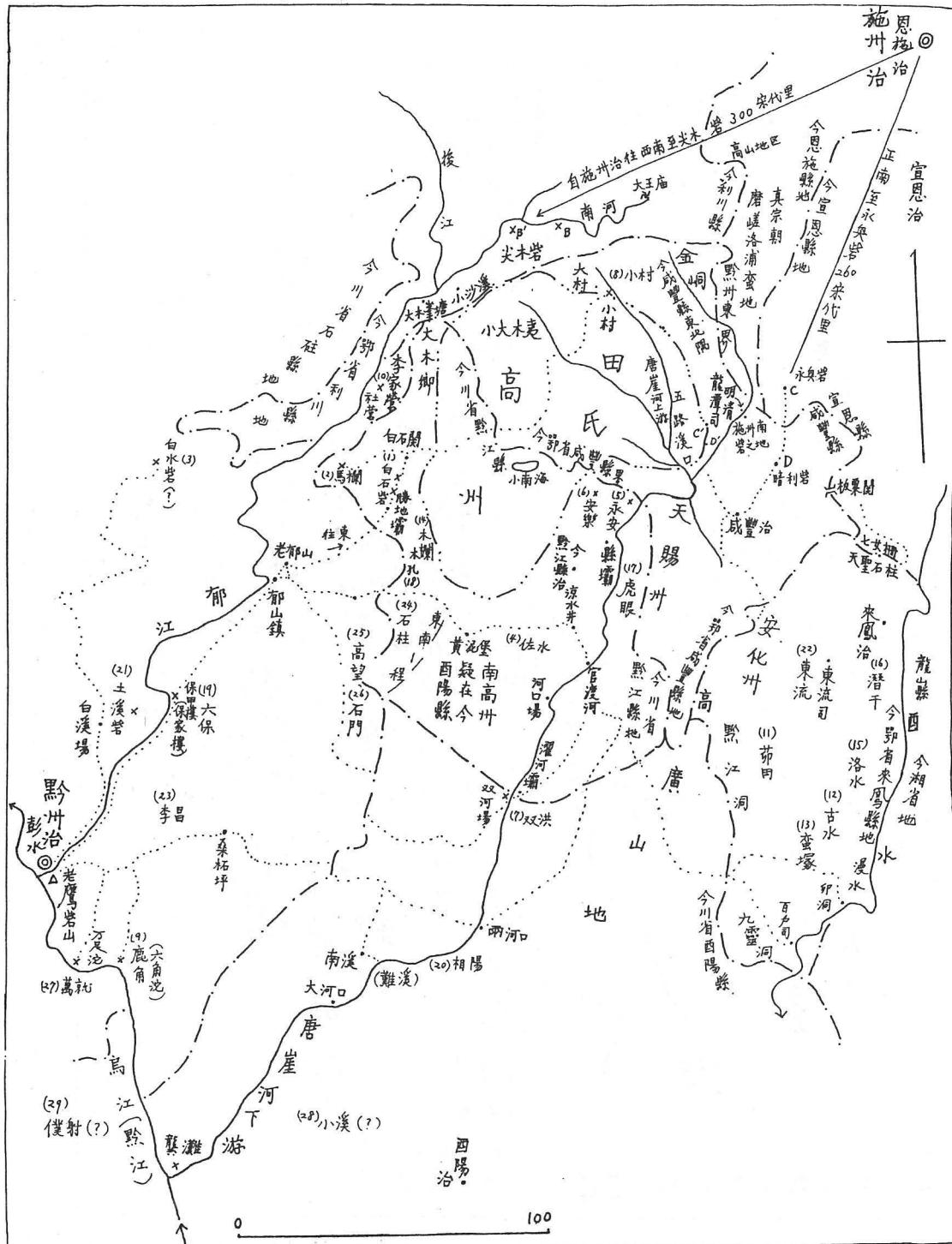
北宋西南邊區高州田氏之東遷

附圖二 施高兩州之間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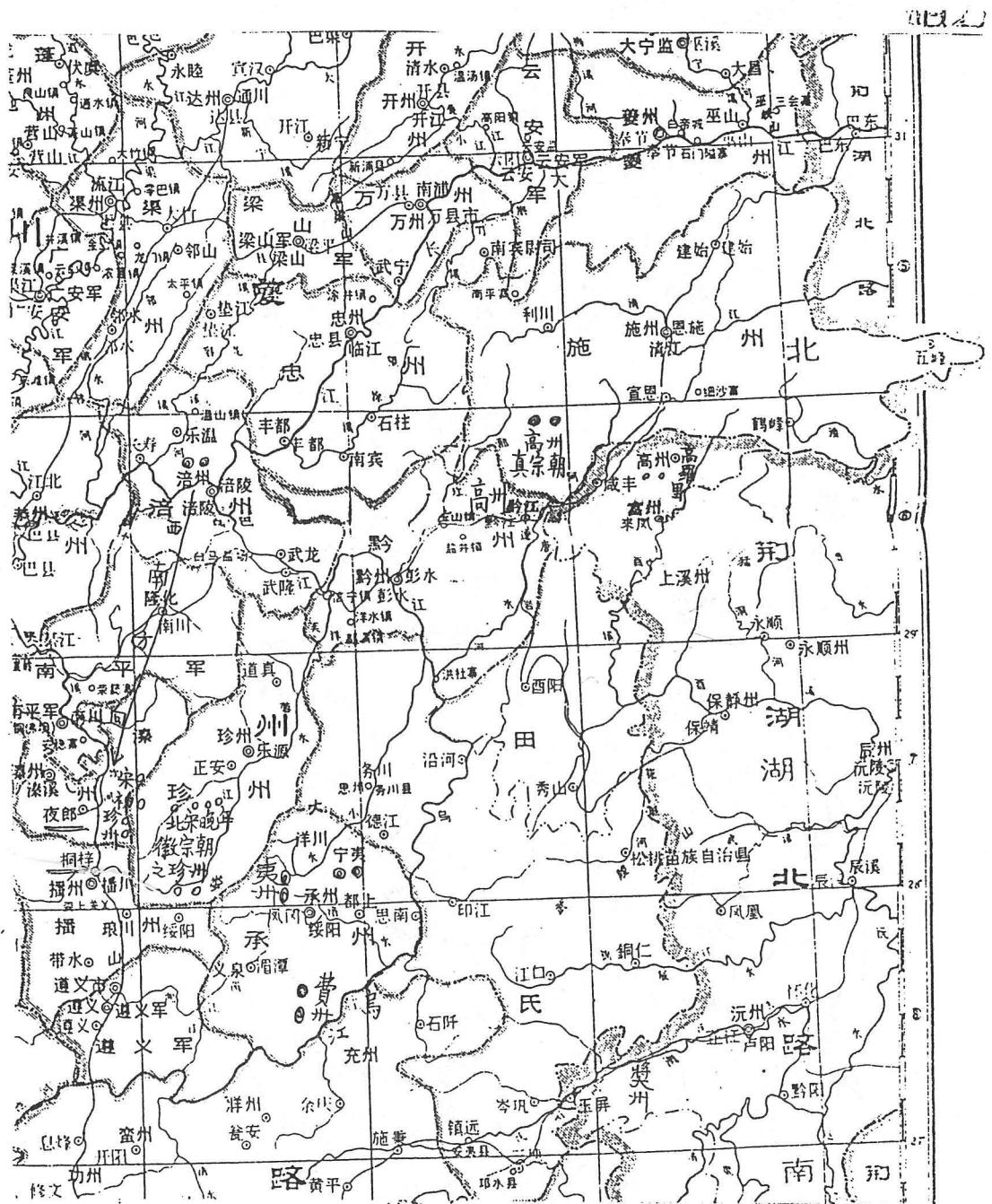
李榮村

附圖三 高州附近形勢



北宋西南邊區高州田氏之東遷

附圖四 《中國歷史地圖集》北宋、夔州路（榮村按此為徽宗朝之形勢）



李榮村

附圖五 《中國歷史地圖集》北宋、荆湖北路(有高州)

